

古逸叢書



十五

荀子卷第十四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倬注

樂論第二十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
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
之道聲音動靜生術之變盡是矣故人不
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則不
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

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
辨而不謬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
感動人之善心使夫邪汙之氣無由得接
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而墨子非之奈何
故樂在宗廟之中則君臣上下同聽之莫
不和敬閨門之內則父子兄弟同聽之莫
不和親鄉里族長之中則長少同聽之莫
不和順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

飾節者也節奏合以成文足以率一道足以治萬變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故聽其雅頌之聲而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出所以征誅也入所以揖讓也征誅揖讓其義一也出所以征誅則莫不聽從入所以揖讓則莫不從服故樂

者天下之大齊也中和之紀也人情之所
必不免也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
之奈何且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
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先王喜怒皆
得其齊焉是故喜而天下和之怒而暴亂
畏之先王之道禮樂正其盛者也而墨子
非之故曰墨子之於道也猶瞽之於白黑
也猶聾之於清濁也猶欲之楚而北求之

也夫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
王謹爲之文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肅
莊則民齊而不亂民和齊則兵勁城固敵
國不敢嬰也如是則百姓莫不安其處樂
其鄉以至足其上矣然後名聲於是白光
暉於是大四海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師是
王者之始也樂姚冶以險則民流慢鄙賤
矣流慢則亂鄙賤則爭亂爭則兵弱城犯

敵國危之如是則百姓不安其處不樂其鄉不足其上矣故禮樂廢而邪音起者危削侮辱之本也故先王貴禮樂而賤邪音其在序官也曰脩憲命審誅賞禁淫聲以時順脩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大師之事也墨子曰樂者聖王之所非也而儒者爲之過矣君子以爲不然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

故先王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夫民有好惡之情而無喜怒之應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脩其行正其樂而天下順焉故齊衰之服哭泣之聲使人之心悲帶甲嬰鉞歌於行伍使人之心傷姚冶之容鄭衛之音使人之心淫紳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之心莊故君子耳不聽淫聲目不視女色口不出惡言此三者君子慎之凡姦聲感人

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亂生焉正聲感
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治生焉唱和
有應善惡相象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君
子以鍾鼓導志以琴瑟樂心動以干戚飾
以羽毛從以磬管故其清明象天其廣大
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於四時故樂行而
志清禮脩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
風易俗天下皆寧美善相樂故曰樂者樂

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故樂者所以道樂也金石絲竹所以道德也樂行而民鄉方矣故樂者治人之盛者也而墨子非之且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合同禮別異禮樂之統管乎人心矣窮本極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墨子非之幾遇刑

也明王以沒莫之正也愚者學之危其身
也君子明樂乃其德也亂世惡善不此聽
也於乎哀哉不得成也弟子勉學無所營
也聲樂之象鼓天麗鍾統實磬廉制竽笙
簫和箛簫發猛塤箎翁博瑟易良琴婦
好歌清盡舞意天道兼鼓其樂之君邪故
鼓似天鍾似地磬似水竽笙簫和簫似星
辰日月執祝拊鼙控褐似萬物曷以知舞

之意曰目不自見耳不自聞也然而治俯仰詘信進退遲速莫不廉制盡筋骨之力以要鍾鼓俯會之節而靡有悖逆者衆積意譁譁乎

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皆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皆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

繁及其介省矣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
不酢而隆殺之義辨矣工入升歌三終主
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
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二人揚觶乃立司
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賓酬主人主
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者焉
知其能第長而無遺也降脫屨升坐脩爵
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暮不廢夕賓出

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
亂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
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是足以正身
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
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亂世之徵其服組其
容婦其俗淫其志利其行雜其聲樂險其
文章匿而采其養生無度其送死瘠墨賤
禮義而貴勇力貧則爲盜富則爲賊治世

反是也

荀子卷第十四

荀子卷第十五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倬注

解蔽篇第二十一

蔽者言不能通明滯於一隅如有物壅蔽之者

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

一曲一端之曲說是時各

蔽於異端曲說故作此篇以解之

治則復經兩疑則惑矣

言治世用禮義

則自復經常之正道兩疑謂不知一於正道而疑蔽者爲是一本作兩則疑惑矣

天下無二

道聖人無兩心今諸侯異政百家異說則

必惑是惑非惑治惑亂亂國之君亂家之

人此其誠心莫不求正而以自爲也妬繆

於道而人誘其所迨也

迨近也近謂所好也言亂君亂人本亦求理以

其嫉妬迷繆於道故人因其所好而誘之謂若好儉則墨氏誘之好辯則惠氏誘之也

私其所

積唯恐聞其惡也

積習

倚其所私以觀異術

唯恐聞其美也

倚任也或曰偏倚也猶傍觀也言妬於異術也

是以與

治雖走而是已不輟也

走並馳治謂正道也既私其所習妬繆於道雖與治

並馳而自是不輟雖或作離

豈不蔽於一曲而失正求也哉

心不使焉則白黑在前而目不見雷鼓在